



半个多世纪，全球销量已超过五亿册。
钱德勒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，畅销世界。

The Big Sleep 长眠不醒

硬汉私家侦探小说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Raymond Chandler
傅惟慈 译



我是马洛，有那么点坏，又有那么点正义，还有许多无奈和幽默，更有使不完的智慧。但愿你们喜欢我，就像你们喜欢福尔摩斯一样。

群众出版社



长眠不醒

The Big Sleep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

Raymond Chandler

傅惟慈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眠不醒/[美] 钱德勒著; 傅惟慈译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1

(硬汉私家侦探小说)

ISBN 7-5014-2619-8

I. 长… II. ①钱…②傅… III. 侦探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8346 号

图字登记 01-2001-4669.

长眠不醒

著 者: 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

译 者: 傅惟慈

责任编辑: 萧晓红

封面设计: 老 邦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186 千字

印 张: 8.375 插页: 2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2619-8/I·1076

印 数: 00001-10000 册

定 价: 1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硬汉私家

侦探小说

1

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,十一点钟左右。太阳还没有露头,几座小山丘前的空旷处雨意很浓。我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,里面是深蓝色衬衫,系着领结,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,脚上是厚底黑皮鞋,带深蓝色花纹的黑色毛线短袜。我显得又干净又利落,脸刮得干干净净,一点也没有醉意。至于有谁能够知道这一点,那不关我的事。总而言之,凡是一个衣冠整洁的私人侦探应有的外表,我都具备了。因为我正在拜访一位家资四百万的大富豪。

斯特恩乌德宅邸一进门的大厅有两层楼高。大厅的正门足可以赶进一群印度大象。门上边镶着一块特大号的花玻璃。画的是一个身披黑色甲冑的骑士正在搭救一位被捆在树上的女郎。这位女郎身上什么衣服也没穿,但是头发非常长,帮了她不少忙。骑士为了表现得彬彬有礼,已把头盔的护脸推了上去。他正在摆弄将女郎捆在树上的绳结,但解来解去总是解不开。我站在那儿想,如果我住在这所房子里,早晚有一天我会爬上去帮帮他的忙。他做这件事似乎并不怎么认真。大厅

的后壁有几扇落地玻璃窗，玻璃窗外是一片开阔的绿茵茵的草坪，一直通到一座白色的汽车房前。一个皮肤黝黑、身材瘦长、穿着闪亮黑皮护胫的年轻汽车夫，正在擦拭一辆褐红色的帕卡德牌旅行汽车。汽车房后面种着几棵装饰庭院的树，像卷毛狗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。树后面是一座很大的圆顶暖房。再过去是更多的树，最后面便是那些蜿蜒起伏、轮廓优美的层层叠叠的小山丘了。

大厅东边兀立着一个瓷砖铺地的楼梯，通向楼上一个带铁栏杆的长廊和另一块镶嵌成传奇画的彩色玻璃。沿着大厅四壁摆着很多把红绒椅座的硬背大椅子，看来从来也没有人在上面坐过。西墙正中有一个大壁炉，炉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炉前放着四块大铜片组成的一面炉挡。壁炉台是大理石的，四角装饰着爱神丘比特雕像。炉台上面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肖像。肖像上面交叉挂着两面带子弹洞的、也许是虫蛀的轻骑兵三角旗，外面罩着玻璃框。肖像是一个穿着墨西哥战争年代军服、板着身躯的军官。这人生着像煤块一般乌黑的、热情而严峻的眼睛，蓄着整齐的、乌黑的拿破仑三世一样的尖胡子。整个神态给人以一种只要能把他唬弄住就会大有好处的印象。我猜想这位军官可能是斯特恩乌德将军的祖父，不太可能是将军本人。尽管我也听说过，将军年纪已经很老，膝下却有两个二十来岁、正处于危险年龄的女儿。

当我还在凝视肖像上那双热情乌黑的眼睛时，远处楼梯后面的一扇门打开了。进来的不是管家，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。

她大约二十岁左右，体格瘦小、纤巧，但看上去却很结实。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裤子，非常合身。走路的样子飘飘悠

悠，好像两脚并不沾地。她那漂亮而弯曲的黄褐色头发剪得很短，比现今流行的那种发梢卷起的齐肩发式短得多。她的眼睛是灰色的，在看着你的时候一点表情也没有。这个女孩子走到我身边，咧开嘴对我笑了笑。我看到她生着食肉动物般锐利的小牙，白得像柚子瓣，光洁有如白瓷。在她的两片又薄又紧的嘴唇中间，牙齿在闪闪发亮。她的脸血色不够，看来不很健康。

“喝，个子挺高啊！”她说。

“我可没想要生得这么高。”我回答。

她的眼睛瞪圆了。她对我的回答感到奇怪。她正在思索。我虽然刚刚同她见面，却一眼就能看出，对她来说，动脑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。

“还很漂亮。”她又说，“我敢说你知道自己挺漂亮。”

我哼了一声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莱利。”我说，“道格豪斯^①·莱利。”

“这名字真滑稽。”她咬着嘴唇，把头扭过一点去，斜着眼睛打量起我来。接着，她垂下了睫毛，让它一直挨到面颊上。然后又像是拉开幕布似地把睫毛抬起来。她做这个把戏是在有意叫我赏识赏识。按照她的意思，我看了这个表演以后理应在地面打滚，仰面朝天把四只爪子翘到半空。

“你是职业拳击家么？”发现我没有在地上打滚以后，她这么问道。

“有点区别。我是个私人侦探。”

① 狗窝的意思。这里菲利普·马洛是在开玩笑。

“你是个——”她气恼地把头向后一扬，头发的光波在这间光线相当暗淡的大厅里闪烁了一下，“你在同我开玩笑。”

“嗯——哼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去吧。”我说，“你听见我说什么了。”

“你什么也没说啊。你真会逗弄人。”她把一个大拇指放在嘴里，开始嗑起来。她的大拇指样子有些畸形，像有些人的六指似的又细又扁，缺少上面的一个关节。她一面嗑一面慢慢地吮，像婴儿吮弄奶头一样把大拇指在嘴里来回转动。

“你真是高得厉害了。”她说。接着她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高兴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随后她慢慢地、脚不离地地把身子灵活地转过去，两臂瘫软地垂在身子两旁。她只用脚尖着地，身体向我这边倒过来，笔直地跌到我的怀抱里。我不得不把她抱住，否则她的脑壳就会砰的一声，磕在镶着棋盘格的地板上了。我拦腰把她抱住，她立刻像一摊泥似地贴在我身上。我不得不紧紧抱着她才能不使她摔倒。当她的脑袋贴到我前胸上的时候，她使劲扭动，对我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
“你真帅。”她笑着说，“我也挺帅。”

我什么也没有说。管家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时刻，从落地窗子里走进来，正好看到我怀里抱着这个丫头。

管家好像对这件事丝毫不以为意。他是个满头银发、又高又瘦的老人，年纪在六十上下。他那双蓝眼睛的眼神要多深邃有多深邃。他的皮肤非常光洁，走动起来肌肉坚实有力。他慢慢地穿过大厅向我们这边走来，女孩子从我身上一跃而起。她飞快地跑到楼梯下面，像只小鹿似地蹿上去。我还没来得及把

吸进的一口长气吐出来,她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管家用平板的语调对我说:“将军现在要接见您,马洛先生。”

我把下巴从前胸上抬起来,对他点了点头。“她是谁?”

“卡门·斯特恩乌德小姐,先生。”

“你得叫她戒掉那个坏习惯。她年纪已经不小了。”

管家神情严肃而又很有礼貌地看了我一眼,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过的话。

2

我们从落地长窗走出大厅，沿着一条光滑的红石板路向前走去。这条路一直绕到草坪最远的一端，把草坪同汽车房隔开。年轻的车夫这时已在擦洗一辆零件镀铬的大型黑色小轿车。红石板路把我们带到暖房的一侧，管家替我开开门，侧身站在旁边。进了门是一间类似前厅的屋子，温度大概同闷炉里差不了多少。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来，把通向室外的门关上，接着又打开一扇通向内室的门，我们走了进去。这时才真正让人感到热起来了。室内的空气又湿又闷，雾气腾腾，一股开着花的热带植物的甜腻味道扑鼻而来。玻璃墙和玻璃屋顶蒙着厚厚一层水蒸汽，大颗的水珠噼噼啪啪地滴落在植物的叶子上。屋子里的灯光是一种很不真实的绿色，好像射进玻璃水槽的光线一样。屋子里到处是巨大的植物，像是一个森林，丑陋而肥厚的叶子同枝干，活像死人刚刚洗过的臂膀和手指，发出一阵阵好似在毛毯底下煮烧酒的刺鼻气味。

管家尽力帮助我穿越这些植物，不叫湿沉的叶子打在我的脸上。最后我们走到圆屋顶下面、丛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。在这块六角形的空地上，铺着一块红色的旧土耳其地毯。地毯上停着一把带轮的椅子。椅子上，一个年纪很大、眼看就要断气的人正在盯着我们。这人眼里的生命火光早已熄灭，但他的

眼睛却仍然保留着我在大厅壁炉上看到的那幅肖像的乌黑和神采。除了眼睛以外,他的一张脸简直像个铅色的面具:一点血色也没有的嘴唇、尖尖的鼻子、凹陷的太阳穴、扇风耳朵,无一不给人以即将蚀朽腐烂的感觉。他的又长又瘦的身躯——尽管屋子那么闷热——紧紧裹着一块毛毯和一件褪色的红浴衣。像鸟爪似的一双瘦手松松地交叉着,搭在毯子上,指甲是紫色的。几缕枯干的白发贴在头骨上,仿佛光秃秃的岩石上几朵朝不保夕的野花。

管家站在这位老人前面说:“这位就是马洛先生,将军。”

老人点了点头,既没有移动身体也没有说话。他只有一点精神也没有地望着我。管家将一把潮湿的藤椅从后面推过来,抵着我的腿。我趁势坐下。管家又把我的帽子一把攫走。

这时,老人像把他的声音从一口深井里提上来似地开口说:“白兰地,诺里斯。你愿意怎么喝白兰地,先生?”

“怎么都成。”我说。

管家从那些可恶的热带植物里穿行出去。将军又同我讲起话来。他说得很慢,非常吝惜自己的气力,就像一个失业的歌舞女郎节约使用自己最后一双好袜子一样。

“过去我喝白兰地喜欢掺香槟酒。香槟像铁匠铺凹地^①一样冰冷,杯子下边三分之一是白兰地。您可以把衣服脱下来,先生。对于一个血管里还有血液在流动的人说来,这里实在太热了。”

我站起来,扒掉外衣,拿出一块手帕,揩了揩脸、脖子和手背。圣路易斯城的八月天气同这个地方一点相通之处也没

① 铁匠铺凹地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库尔凯尔河边的一个小镇,1777-1778年冬,华盛顿曾率领军队在此露营。

有。我重新坐下，下意识地想去掏纸烟，但是马上就停下来了。老人注意到我的手势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。

“你尽管抽吧，先生。我喜欢烟草气味。”

我点着一根纸烟，向他喷了一口。他像小狗嗅耗子洞似地使劲用鼻子闻。他的嘴角因为微笑而微微抽搐了一下。

“你看，事情多么糟，连抽烟这种坏毛病都得找替身给我做。”他毫无表情地说，“坐在你面前的是个享受过荣华富贵、只剩下暗淡余生的人，一个双腿瘫痪、下半个肚子只有一半还活着的残废人。我只能吃一点点东西，睡觉的时候同醒着没有什么两样，简直不能叫做睡眠。我似乎只靠着热气活着，像是个刚生出来的蜘蛛。我养兰花只是为了给我需要的热度打掩护。你喜欢不喜欢兰花？”

“不特别喜欢。”我说。

将军把眼睛眯缝起来。“确实是让人作呕的东西。兰花肥肥嫩嫩的太像人肉了。香气是甜腻腻的腐烂味，活像个妓女。”

我张着嘴直勾勾地看着他。笼罩着我们身体的潮湿的热气像是一块包尸布。老人点了点头，好像他的脖子承受不住脑袋的重量似的。这时管家走了进来，从丛林里推来一辆装茶具的手推车。他给我调了一杯加苏打水的白兰地酒，用一块湿手巾把装着冰块铜缸子裹起来，然后便悄没声地从兰花丛里走了出去。丛林那边一扇门打开，又重新关上了。

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白兰地。老人舐着嘴唇望着我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，慢慢地抿动着两片嘴唇，好像殡仪员似地专心致志地搓弄双手。

“谈谈你自己吧，马洛先生。我想我还是有权利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吧？”

“当然了。但是我没有许多可说的。我今年三十三岁，上过大学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还能说英文。我干的这个行业没有多大意思。我给地方检察官怀尔德先生当过侦查员。他的侦探长，一个叫伯尔尼·奥尔斯的人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你要同我见见面。我还没有结婚，因为我不喜欢警察的老婆。”

“你还有一点玩世不恭。”老人笑了，“你不喜欢在怀尔德先生手下工作？”

“我被他开除了。因为我不听话。在这方面我是很有点本领的，将军。”

“我自己也是这样的，先生。我很高兴听到这种话。关于我的家庭你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我听说您的太太已经去世了，您有两个女儿，都非常漂亮，也都有些野性。一个已经结过三次婚，最后一次嫁给了一个曾经贩卖私酒的人，这人在干这个营生的时候用的名字是鲁斯提·雷甘。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情况，将军。”

“在这些事情当中，你觉得哪件有些特别？”

“也许是鲁斯提·雷甘的事。但是我本人同贩卖私酒的人一向很合得来。”

他尽量节省力气地淡淡一笑。“好像我也同你一样，我很喜欢鲁斯提。一个鬃头发、大块头的爱尔兰人，生在克龙美尔。眼神忧郁，却总是乐呵呵的，笑容像威尔舍尔大马路一样宽。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给我的印象可能同你想象中的差不多——一个冒险家，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用天鹅绒外套把自己装扮起来了。”

“您一定很喜欢他的。”我说，“您已经学会了使用他这行当的语言了。”

他把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放在毯子底下。我把烟蒂掐灭，喝光了杯里的酒。

“他是我生命的呼吸——在他还在我身边的时候。他连续几个小时地陪着我，浑身冒汗，像口大猪，一升一升地喝啤酒，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。他在爱尔兰革命军里当过军官。他在美国定居还是非法的。这场婚姻当然很滑稽，也许夫妻关系还没有延续到一个月。我告诉你的是我的家庭秘密，马洛先生。”

“到我嘴里仍然是秘密，”我说，“他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老人木然地望着我。“一个月以前他走了。突然不见了，谁也没有告诉一声。对我也没有告别。我感到有些受了伤害，但是他不是文明社会培养出来的。有一天他会给我写一封信来的。与此同时，我又在受人敲诈。”

我说：“您是说‘又’受敲诈？”

他把手从毯子下面抽出来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。“当鲁斯提还在这里的时候，不管哪个人想要敲诈我，都是自找倒霉。在他到这里来的几个月以前——就是说，大约八九个月以前——我给一个名叫乔·布罗迪的人五千块钱，叫他别再纠缠我的小女儿卡门。”

“啊？”我说。

他把他那稀疏的白眉毛挑了挑。“‘啊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也不是。”我说。

他继续瞪着眼睛看着我，半皱着眉头。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：“把这封信拿去，看一看。再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。”

我从他的膝头把信拿过来，又坐了下来。我把手掌擦了擦，把信封翻过来。信是寄给“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阿尔

塔·布利亚·克瑞森特 3765 号盖·斯特恩乌德将军”的。姓名、地址是用墨水写的倾斜印刷体——工程师都喜欢用这种字体。信封已经拆开。我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棕色名片和三张硬纸片。名片是一种用亚麻制的很薄的棕色纸，印着金字：“阿瑟·奎恩·盖格先生”，没有住址，只有下边左角上有几个小字：“收售珍版书籍”。我把名片翻过来，看到背面另外写着几行斜体字：

将军阁下：

随信附上借条三张，均系赌债。从法律角度虽无法索取，但仍望阁下以信义为重，如数清偿为荷。

A·G·盖格谨启

我查看了一下信里面的几张白色硬纸，都是用钢笔填写的期票，日期是上月——九月的几个不同的日子。

兹向阿瑟·奎恩·盖格先生借到现款壹仟圆。盖格先生如需用此款，我当随时奉还，并无利息。

卡门·斯特恩乌德

用钢笔填写的字歪七扭八，又是勾又是圈，该点黑点的地方都画的是小圈。我给自己掺和了另一杯酒，一口口地慢慢喝着。把名片同借条放在一边。

“你的推断？”将军问我道。

“我还没有。这个阿瑟·奎恩·盖格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“卡门怎么说？”

“我没有问过她。我不想问。我就是问，她也只是噤弄着大拇指不说话。”

我说：“我刚才在进门的大厅里碰到她了。她就是做你说的那套动作。她还想坐在我怀里。”

将军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有变化。他的两手握在一起，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毯子边上。屋子里的热度把我变成了新英格兰式滚烫的大菜，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叫他暖和过来。

“我说话应该客气一点吧？”我问，“还是有什么说什么？”

“我发现你什么忌讳也没有，马洛先生。”

“她们姐妹俩常常在一起混吗？”

“依我看，不大在一起。依我看，她俩各有各走向地狱的道路。薇维安被宠坏了，非常爱挑剔。尽管聪明，心肠却非常狠。卡门还是个孩子，喜欢从活着的苍蝇上揪下翅膀来。两个人的道德观念都不见得比一只猫多。我也没有。斯特恩乌德一家人都没有道德观念。接着问吧！”

“她们俩都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我想。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薇维安上过贵族女子中学，后来又上大学。卡门上过半打左右风气越来越开化的中学，上到最后，同她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。如果我作父亲的这样说话，语气有点幸灾乐祸，马洛先生。这是因为我的生命只在旦夕之间，容不下维多利亚式的虚伪了。”他把头靠在椅子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过了一会，他又突然把眼睛睁开。“我想其实用不着再补充这样的话

了：一个人活到五十四岁才第一遭当父亲，现在遇到的这些事谁也怨不着。”

我又喝了一口酒，点了点头。他的灰土一般颜色的细瘦的脖颈上，有一根血管在跳动着。坐在我那边看得非常清楚，但是跳得非常慢，简直不像脉搏。一个身体三分之二已经死掉的老人，却仍然固执地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。

“你的推论？”他突然说了一句。

“要是我的话，我会给他钱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省却一大堆麻烦的问题。在这件事背后还藏着点什么。但是谁也不会叫您心碎，如果您的心还没有破碎的话。非得要不少骗子手敲诈你很长时间，你才会有点感觉的。”

“我是有自尊心的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“有人就是要利用您的自尊心。这是最容易的一种愚弄人的方法。或者利用自尊心，或者借助警察。除非您证明这是骗局，否则盖格是能根据借条索回这笔欠款的。但是他没有硬要，而是把借条寄回给您，而且坦白承认这是赌债。这就给了您自我防卫的权力，即使他还留着借条也无济于事。如果他是骗子，可以说他是精通此道的；如果他是老实人，偶然放点债，这笔钱是应该给他的。您刚才说给了一个叫乔·布罗迪的五千块钱，这个布罗迪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赌棍。我记不清楚了。诺里斯会记得，我的管家。”

“您的两个女儿自己手头有钱吗，将军？”

“薇维安有，但是不多。卡门年龄还小，要等成年以后才能拿到母亲的遗产。我给她俩的零花钱不少。”